

丝绸之路与马背体育文化的东渐与传播

赵迎山 杨飞*

新疆政法学院, 新疆 图木舒克 843900

[摘要] 丝绸之路是连接东西方的桥梁和纽带, 早在丝绸成为这条道路上的主要商品之前, 中原和西域之间便已有物质和文化的交流, 马和马背文化便是沿着这条道路不断的东渐与传播, 并对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首先, 马拉战车和骑兵掀起了两次军事变革, 加速了历史进程; 其次马作为游牧民族不可或缺的生产资料, 为狩猎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第三, 在生活中马背体育游戏可以愉悦身心, 增强凝聚力和民族认同感。

[关键词] 丝绸之路; 马背体育; 体育文化; 东渐传播

DOI: 10.33142/jscs.v4i2.12448

中图分类号: J609.1

文献标识码: A

The Silk Road and the Eastward Expansion and Spread of Horseback Sports Culture

ZHAO Yingshan, YANG Fei*

Xinjiang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Tumushuke, Xinjiang, 843900, China

Abstract: The Silk Road is a bridge and link connecting the East and the West. Even before silk became the main commodity on this road, there had already been material and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the Central Plains and the Western Regions. Horse and horseback culture continued to spread eastward along this road an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Firstly, horse drawn chariots and cavalry initiated two military revolutions, accelerating the historical process. Secondly, horses, as an indispensable means of production for nomadic peoples, greatly improved production efficiency for hunting. Thirdly, horseback sports and games in daily life can bring joy to the body and mind, enhance cohes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Keywords: Silk Road; horseback sports; sports culture; eastward spread

“丝绸之路”原指公元前 2 世纪末到公元 2 世纪初, 以丝绸贸易为媒介, 连接中亚、南亚的陆上交通路线。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将这一概念的涵义拓展到中国至地中海沿岸的陆上交通路线。通过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发现, 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前, 中原与西域、中亚之间交往频繁。公元前 209 年, 冒顿单于杀父自立, 统一北方草原, 西击月氏, 东击东胡, 开疆拓土, 建立起了强大的匈奴帝国。汉武帝时, 汉王朝经过近半个世纪的休养生息虽实力充足但战马缺乏的客观事实仍是战争博弈的关键。张骞通使西域, 霍去病西击匈奴, 李广利远征大宛, 这一系列行动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获取西域战马用以对抗匈奴骑兵。《史记·大宛列传》载:“初, 天子发书易, 云‘神马当从西北来’。得乌孙马好, 名曰‘天马’。及得大宛汗血马, 益壮, 名大宛马曰‘天马’云。”乌孙、大宛作为西域强国出产良马, 尤其是大宛的汗血马, 备受汉武帝推崇。因此, 丝绸之路通过陆上贸易连接起中国与欧洲、亚洲等地区的交通网络, 不但有西去的丝绸, 还有东渐的良驹, 极大推动了中原与西方的文明和交流。

1 马的驯养与骑乘

从新石器时代开始, 人类便尝试驯养各种动物, 最初的目的都是为了提供持续的肉食来源。公元前四千纪初期, 在乌拉尔山与第聂伯河之间的广阔森林、草原地带, 印欧

语系部落的人们成功驯养了马, 最初驯养马的目的是为了食用。随着驯养马的技术不断传播与扩散, 马的骑乘技术也应运而生, 据考古资料表明, 公元前四千纪中期, 在乌拉尔山以东的今哈萨克斯坦北部已经有人将马作为骑乘的工具, 马嚼子可以作为马被骑乘的有力证据。有专家认为乌拉尔山以西地区骑乘马的时间可能会更早, 原因是那里更早成功地驯化了马。但显然, 成功驯化和骑乘马的准确时间、地点是很难考证的, 我们只能根据有限的考古发现, 明确大致的时间和地域。马的能负重、善奔跑、耐力强等特性使其从人类的食物逐渐转变为主要的交通工具, 人类有了马的辅助后活动半径不断扩大, 也使得后来的游牧民族长途迁徙和闪电奔袭成为可能。

2 马背体育的形式

2.1 马背体育与军事

2.1.1 马拉战车的发明及应用

约公元前 3200 年左右, 生活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苏美尔人率先发明了车辆运输。当驯养的马出现并和车结合后, 车辆的性能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公元前两千纪初期, 马车已经流行于中东、西亚、小亚细亚、东欧等地区。马车的发明很快便应用到了军事方面, 马拉战车凭借速度和强大的冲击力变成了无坚不摧的移动碉堡, 马拉战车在战场上的出现提供了高速机动性和火力支援, 为军队在战

斗中提供了快速、灵活的打击能力。战车上通常装备有弓箭手或持有长矛的士兵，他们可以在移动中向敌人射击或发起冲锋。战车的速度和突袭能力使得它们成为战场上的优势兵器，并对步兵等其他类型的部队造成了巨大的威胁。约公元前 1750 年，喜克索斯人依靠马拉战车的强大威力入侵并征服了埃及；公元前 1595 年，赫梯人驾驭马拉战车南下洗劫了古巴比伦帝国；印欧语系最东支的吐火罗人利用战车优势占领塔里木盆地和河西走廊并建立了自己的政权；马拉战车改变了旧大陆原有的民族分布格局。马拉战车从公元前两千纪初期到公元前七百年之间一直在军事战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直到骑兵的出现并应用于战争。

2.1.2 马拉战车在中国的兴起与衰落

浙江大学龚纓晏在《车子的演进与传播》一文中对考古实物的年代、马车的形制、演变历程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认为马车的传播方向是由西向东、由北向南，中国马车雏形是引进于中亚并进行了加工改造。《诗经·大雅·大明》记载：“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駟驪彭彭。”意指商周大战于牧野，檀木建造的战车异常鲜明，四匹驾车的战马极其雄健。《史记·周本纪》记载：“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陈师牧野。”可见商末周人已经拥有大规模的利用战车部队并在牧野之战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周礼·地官·保氏》中“六仪”介绍了祭祀、军旅仪仗和车马管理等方面的行为规范，驾驭马车的技能被视为贵族子弟应学习的一项重要技能以及对其进行全面教育的观念。春秋时期，马拉战车凭借强大的进攻优势在诸侯争霸战争中仍具有重要地位。《史记·吴太伯世家》中记载：“寿梦初霸，始用兵车。”吴国是春秋时期位于最东面的诸侯国，也印证了马拉战车由西向东的传播方向。战国时期，北方游牧民族从陇西到辽东有绵诸、緄戎、翟、獯、义渠等诸戎，时常侵扰临近的燕、赵等国。由于游牧民族精于骑术，来去迅速，重装的战车缺乏机动灵活性却无法和轻骑比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后大破林胡、楼烦。汉朝建立后，骑兵的地位日益显著，但战车部队主体性作用也在与匈奴的战争中逐渐削减。匈奴骑兵长途奔袭，进攻凌厉，撤退迅速，快速机动和灵活战术对汉朝的传统车队带来了很大的挑战，迫使汉朝骑兵逐渐成为汉军绝对主力，战车部队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2.1.3 骑兵走向历史舞台的中央

马拉战车在军事战争中称霸了一千多年并长期占据重要地位，但随着战争形式和武器技术的变革，导致其在军事上的地位逐渐被其他兵器所取代。骑兵的产生与游牧生产方式是密不可分的。由于马的驯化，长途迁徙和转场也成为可能，马作为骑乘工具、交通工具、运输工具，在游牧生产方式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随着游牧生产方式的传播和推广，到公元前七世纪，从欧洲到东亚的草原地带都使用相似的马具、武器和衣着，游牧文化趋同。游牧生产方式表面看似自由浪漫，但事实上异常脆弱。欧亚

大陆北部气候多变，冬季寒冷漫长，如遇极端天气，生存会变得十分艰难。《汉书·匈奴传》记载：“会冬大寒雨雪，卒之堕指者十二三”；“其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饥寒死”；“会连雨雪数月，畜产死，人民疫病，谷稼不熟。”“会天大雨雪，一日深丈余，人民畜产冻死，还者不能什一。”恶劣天气对游牧民族的影响是致命性的，为了生存促发了游牧民族的劫掠性，从春秋战国到两汉，时常有匈奴等游牧民族南下劫掠财物的记载，劫掠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骑兵的发展。由于北方游牧民族采用轻骑的方式南下进攻、劫掠，南方的农耕民族变得非常被动，步兵在骑兵面前不堪一击，车兵缺乏机动灵活性，发展骑兵便成了最好的应对方式，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到汉武帝引进西域良马，骑兵取代车兵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2.2 马背体育与狩猎

狩猎和采集是人类发展最原始的生产方式，是原始人类赖以生存的手段。周代仍然沿袭驾车狩猎的习俗，《周礼·地官·保氏》中提到的六艺之“驭”，便分为“五驭”，其中“逐禽左”便是狩猎时驾车的要求，驾车的人需要将马车驱驰在猎物右侧以便于左侧的射手射击，这就需要驾车人灵活的反应速度和熟练的驭马技巧。驾车狩猎是周代王室贵族阶级的必修课，《小雅·车攻》载：“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四牡庞庞，驾言徂东。田车既好，田牡孔阜。东有甫草，驾言行狩……”《小雅·吉日》载：“吉日维戊，既伯既祷。田车既好，四牡孔阜。……”。其中《车攻》和《吉日》是讲周宣王田猎的景象。田猎还有一个重要目的便是军事训练，排练战阵，练习驾车，演练攻射，根据需要择机而行，从而达到练兵的目的。驾车狩猎一直延续到汉初仍然十分盛行，汉武帝专门在上林苑开辟出狩猎场所驾车狩猎，在狩猎的同时也历练了军事思想，为后来对抗匈奴打下了基础。狩猎也是北方游牧民族的一项重要体育活动，有别于中原王朝战车田猎的是骑马射猎。随着历史的变迁，北方游牧民族集团也频繁更替，从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到回纥、契丹、蒙古、女真等，骑马射猎的生活样态一直延续传承。直到清朝时期仍然保留着皇帝木兰围场狩猎的习俗。从康熙到嘉庆近一个半世纪期间清帝共进行了 105 次“木兰秋狝”，直到道光帝统治时期方才废除。狩猎不管在中原还是漠北都是极其重要的生产、军事活动。

2.3 马背体育与游戏

从哈萨克斯坦和南西伯利亚等地出土的考古资料证实，马在欧亚大草原西部被驯化，随之被骑乘使用，这一趋势是由西向东的，另外从当代游牧民族的习俗也可以侧面得到印证。马背体育游戏随着马的骑乘技术传播而不断扩散。马背体育游戏以现代体育的标准大致可分为竞技类、对抗类和表演类。竞技类如赛马、赛走马等项目；对抗类如马球、极电击鞭球、马上角力等项目；表演类如马术芭蕾和马术驱逐等。《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记载：“匈奴俗，

岁有三岁祠，因会诸部议国事，走马及骆驼为乐。”此时的南匈奴已经内附汉朝，北疆稳定，这是马上体育游戏得以开展的政治基础。南匈奴每年至少有三次大型的体育盛会，赛马、赛骆驼是主要的娱乐方式。游牧民族对赛马十分重视，制定于十八世纪初期的《喀尔喀法典》中便有专门的《赛马条例》（1729年），明确了主持人、监裁证人、骑手的职责和详细比赛规则。刁羊是一种激烈的马背对抗项目，在做游戏的同时也锻炼了体魄。斯文赫定在《我的探险生涯》一书中详细地描述了今新疆阿克陶地区柯尔克孜族举行的刁羊盛会。马球是一项历史悠久的马背体育游戏，通过《体育运动全史》《丝绸之路上的照世杯》等书的记载和引证，都认为马球溯源于古代波斯，且不晚于公元前500年。新疆吐鲁番鄯善县海洋墓地出土的马球杆和马球实物（公元前2800~2400年）也证明新疆地区马球不会晚于公元前400年。根据起源年代先后，马球起源于中亚，沿丝绸之路传至新疆再传至中原的可能性很大，这也符合马骑乘技术的传播方向。

3 马背体育的价值

3.1 经济价值

马背体育作为一项古老而多样化的运动，具有广泛的经济价值。从早期的考古资料看，马曾经是欧亚草原西部民族主要的肉类食物。骑乘后又成为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迁徙、转场、运输等过程都离不开马的参与；在狩猎过程中，马更是大大地提高了狩猎效率和获得大型猎物的可能性，对生产力的提高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包括马在内的牲畜数量一直是游牧民族财富的象征，马的经济地位在游牧民族中是不可或缺的存在。现代社会而言，马背体育通常涉及到马术比赛、表演和马术训练营等活动，吸引着大量的参与者和观众。促进了当地的旅游业的发展，包括酒店、餐饮、交通和零售等相关行业。人们还可能来到特定地区观看重要的马术赛事，为当地经济注入资金；马背体育发展需要大量的优秀马匹，因此马匹的养殖和销售成为一个独立而重要的经济产业。养马业可以创造就业机会，并带动农牧业发展；马背体育需要专业的马术培训和教育，这为专业教练、马术学校和训练中心提供了商机。一些高等院校还设有马术专业，为学生提供相关知识和技能；马术体育运动需要各种专业装备和用品，为相关制造商和零售商提供了商机，同时，还有一些与马背体育相关的设备，如马术场地建设、赛道建设和马匹训练设备，也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产业叠加带来的经济效益极大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和就业渠道的扩充。

3.2 军事价值

当马开始被骑乘的那一刻起，马与军事便产生了紧密关联。当马被套上战车的那一刻，注定了旧大陆原有的文明格局将被改变，世界各地原有的、以农业为基础的文明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四大文明古国中的三个（古埃及、

古巴比伦、古印度）被无情摧毁，公元前两千纪初期，马拉战车对农业地区具有压倒性的军事优势。骑兵产生后，又掀起了一次重大的军事变革。游牧民族凭借骑兵优势不断侵袭、劫掠临近的农业民族，迫使农业民族不得不用同样的方式应对。骑兵可以提供快速机动能力，尤其在复杂地形或恶劣环境条件下，马匹可以轻松穿越山区、沼泽地等难以通行的地域。这种机动性使得骑兵在侦察、巡逻、追击等任务中具有独特优势。马匹具有较强的耐力和持久力，可以长时间执行任务而不受过度疲劳的影响。相比于机械化装备，马背体育在长途行军、持续战斗等情况下更为可靠，可以保持良好的战斗状态。十三世纪，蒙古族凭借骑兵部队横扫蒙古高原并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征服了中国北方和中亚地区，建立了庞大的蒙古帝国。在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凭借骑兵优势也多次重创中原王朝，西晋的永嘉之乱、北宋的靖康之耻、蒙古灭宋、满清灭明，骑兵在战争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马在冷兵器时代的军事价值是无可替代的。马匹作为一种活体动物，相比于机械化装备需要少量燃料和维护资源。马的资源依赖性低，在战场环境恶劣或后勤保障困难的情况下，马可以提供可持续的作战能力。在现代战争中，由于科技的发展，军事装备已经逐渐向机械化方向发展，马的应用范围相对有限。然而，在某些特殊环境下，如山地、丛林以及特种作战等领域，马背体育仍然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提供特定的优势。

3.3 娱乐价值

娱乐可以使人心情愉悦、身心放松，团队之间可以和谐共处，增强凝聚力。游牧民族天为穹庐地为席，在乏味的生活里，马背体育便是调节心情和沟通感情的润滑剂。南匈奴每年三次的部落大会都会组织赛马、赛骆驼，在娱乐的同时也可以增进民族之间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后来的蒙古族“那达慕大会”也会组织赛马、射箭、摔跤等项目，被称为蒙古族“男子三艺”，人们通过参与和观看这一活动，加深了对蒙古族传统文化的认知和理解，并且感受到了蒙古族人民的勇敢精神和团结力量。满清建立后，清朝政府希望通过娱乐和体育活动来维护和促进满洲与蒙古之间的关系，加强统治地区的稳定和统一。每年都会在木兰围场举行“塞宴四事”，即诈马（赛马）、什榜（蒙古乐曲）、相扑（摔跤）、教駝（套马、驯马）。虽然“塞宴四事”的终极目的是以体育博政治，但其调节气氛，促进融合的娱乐价值也是显而易见的。起源于亚洲草原的骑射运动是一项重要的马背体育活动，勇敢的骑士们骑着马匹，在高速奔跑中射箭。不仅考验着骑手和马匹的技巧，也展示了骑士的勇气和决心，给观众带来了激烈的比赛场面和紧张刺激的氛围。古代赛马运动作为一项普遍的娱乐活动，不仅在草原地区，而且在欧洲、中东地区都很流行。骑手们骑着马匹进行比赛，不同的比赛项目包括长距离赛、短距离赛、障碍赛等。观众可以在比赛中享受到骏马奔腾、

风驰电掣的畅快感受。

基金项目：新疆政法学院校长基金课题，新疆屯戍军事体育史研究（XZSK2021075）。

[参考文献]

- [1] 郭璞注, 范钦订. 穆天子传[M]. 上海: 涵芬楼影印天一阁刊本, 1935.
- [2] 芮传明. 中国与中亚文化交流史[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 [3]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 [4] A. H. 达尼, J. -P. 莫昂等. 人类文明史 2[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
- [5] 菲利普·李·拉尔夫, 罗伯特·E·勒纳, 斯坦迪什·米查姆, 爱德华·伯恩斯. 世界文明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 [6] 黄时鉴, 龚纓晏. 马的骑乘与游牧文明的起源[J]. 暨南史学, 2005(1): 1-16.
- [7] 蓝琪. 印欧种人第一次迁徙对世界历史的影响[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5): 41-44.
- [8] 龚纓晏. 车子的演进与传播——兼论中国古代的马车起源问题[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3, 33(3): 21-31.
- [9] 徐焰. 骑兵取代战车的军事变革[N]. 解放军报, 2017-04-10(7).
- [10] 程俊英, 蒋见元. 诗经注析[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7.
- [11] 郑玄注, 贾公彦疏, 彭林. 周礼[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 [12] 陈傅良. 历代兵制[M]. 上海: 古籍影印, 1889.
- [13] 班固.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 [14] 舒怀. 从龟甲兽骨看田猎在商代的经济地位[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 27(6): 63-68.
- [15] 范晔. 后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 [16] 李金山. 蒙古古代四部法典[M]. 呼和浩特: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2010.
- [17] 斯文·赫定. 我的探险生涯[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2.

作者简介：赵迎山（1979—），男，汉族，辽宁锦州人，硕士，教授，新疆政法学院科研处，主要从事体育社会学、体育史学研究；*通讯作者：杨飞（1981—），男，汉族，河南南阳人，讲师，新疆政法学院基础教学部，研究方向：警察体育教学及民族传统体育学。